

泳齋近思錄衍註

八

永齋近思錄衍義卷之十二

代郭楊

警策

濂溪先生曰仲曰古同

過不喜人規

悟也

伊川先生曰德者日積則福祿日臻

則雖盛而非滿自古隆盛本有不

敗者也



泳齋近思錄衍註卷之十二 凡三十四條

代郡楊 伯璠 彥瞻

警言戒 遷善改過

濂溪先生曰仲由喜聞過令名無窮焉今人有過不喜人規如護疾而忌醫寧滅其身而無悟也噫通書

伊川先生曰德善日積則福祿日臻德踰於祿則雖盛而非滿自古隆盛未有不失道而喪敗者也易傳下同

人之於豫樂心說之故遲遲遂至於耽戀不能已也豫之六二以中正自守其介如石其去之速不俟終日故貞正而吉也處豫不可安且久也久則溺矣如二可謂見幾而作者也蓋中正故其守堅而能辯之早去之速也

據豫之六二曰介于石不終日貞吉象曰不終日貞吉以中正也

人君致危亡之道非一而以豫為多

聖人為戒必於方盛之時方其盛而不知戒故狃安富則驕侈生樂舒肆則綱紀壞忘禍亂

則覺孽萌是以浸淫不知亂之至也

復之六三以陰躁剋動之極復之頻數而不能

固者也復貴安固頻復頻失不安於復也復

善而屢失危之道也聖人開遷善之道與其

復而危其屢失故云厲无咎不可以頻失而

戒其復也頻失則為危屢復何咎過在失而

不在復也舊註劉質夫曰頻復不已遂至迷

咎象曰頻復之厲義无咎也

睽極則拂戾而難合剛極則躁暴而不詳明極

則過察而多疑睽之上九有六三之正應實

不孤而其才性如此自睽孤也如人雖有親

黨而多自疑猜妄生乖離雖處骨肉親黨之

間而常孤獨也伯岳據睽之上九曰睽孤見

後說之孤匪寇婚媾往遇兩則吉象曰遇兩之吉羣疑亡也

解之六三曰負且乘致寇至貞吝傳曰小人而

竊盛位雖勉為正事而氣質卑下本非在上

之物終可吝也若能大正則如何曰大正非

陰柔所能也若能之則是化為君子矣

警戒

三十三九 行誼卷之十一 二 亥七

益之上九曰莫益之或擊之傳曰理者天下之
至公利者衆人所同欲苟公其心不失其正
理則與衆同利無侵於人人亦欲與之若切
於好利蔽於自私求自益以損於人則人亦
與之力爭故莫肯益之而有擊奪之者矣

艮之九三曰艮其限列其夤厲薰心傳曰夫止
道貴乎得宜行止不能以時而定於一其堅
強如此則處世乖戾與物睽絕其危甚矣人
之固止一隅而舉世莫與宜者則艱蹇忿畏

焚撓其中豈有安裕之理厲薰心謂不安之

勢薰爍其中也

伯也即腰

限者身之上下之際也夤脊也當脊

之肉也三以過剛不中當限之處而止於一定則不得屈伸而上下判然如列其夤矣列

也分裂也

大率以說而動安有不失正者

男女有尊卑之序夫婦有倡隨之理此常理也
若徇情肆欲唯說是動男牽欲而失其剛婦
狃說而忘其順則凶而無所利矣

雖舜之聖且畏巧言令色說之惑人易入而

警言戒

可懼也如此

以上並易傳

治水天下之大任也非其至公之心能捨己從人盡天下之議則不能成其功豈方命圮族者所能乎鯀雖九年而功弗成然其所治固非他人所及也惟其功有叙故其自任益強咈戾圮類益甚公議隔而人心離矣是其惡益顯而功卒不可成也

經說下同

君子敬以直內微生高所枉雖小而害則大

伯

據 子曰孰謂微生高直或乞醯焉乞諸其鄰而與之 伯 醯謂微生高乞鄰之醯以為己

三十一

行証卷之一

四

七

醯而與之此夫子所以譏其非直向使高能明告之以我之所無而求諸人以濟其乏恐亦未害其為直也

人有慾則無剛剛則不屈於慾

伯 醯據

子曰

對曰申張子曰張也慾焉得剛 伯 醯謂能勝物之謂剛故常伸於萬物之上為物掩之謂慾故常屈於萬物之下

人之過也各於其類君子常失於厚小人常失於薄君子過於愛小人傷於忍

明道先生曰富貴驕人固不善學問驕人害亦

不細 遺書下同

警戒

人以料事爲明便駸駸入逆詐億不信去也

曰逆未至而迎之也
億未見而度之也

人於外物奉身者事事要好只有自家一个身
與心却不要好苟得外面物好時却不知道
自家身與心却已先不好了也

人於天理昏者是只爲嗜欲亂著他莊子言其
嗜欲深者其天機淺此言却最是

伊川先生曰閱機事之乂機心必生蓋方其閱
時心必喜旣喜則如種下種子

二六一

衍義卷之二十一

五

金通

疑病者未有事至時先有疑端在心周羅事者
先有周事之端在心皆病也

較事大小其弊爲枉尺直尋之病

小人小丈夫不合小了他本不是惡

雖公天下事若用私意爲之便是私

做官奪人志

驕是氣盈吝是氣歉人若吝時於財上亦不足
於事上亦不足凡百事皆不足必有歉歉之
色也

未知道者如醉人方其醉時無所不至及其醒也莫不愧耻人之未知學者自視以為無闕及既知學反思前日所為則駭且懼矣

邢七云一日三點檢 明道先生曰可哀也哉其餘時理會甚事蓋做三省之說錯了可見不曾用功又多逐人面上說一般話 明道責之邢曰無可說 明道曰無可說便不得不說 以上遺書

橫渠先生曰學者捨禮義則飽食終日無所歎為與下民一致所事不踰衣食之間燕遊之

樂爾 正蒙

鄭衛之音悲哀令人意思留連又生怠惰之意從而致驕淫之心雖珍玩竒貨其始感人也亦不如是切從而生無限嗜好故 孔子曰必放之亦是聖人經歷過但聖人能不為物所移耳 橫渠禮樂說

孟子言反經特於鄉原之後者以鄉原大者不先立心中初無忤惟是左右看順人情不欲

違一生如此

橫渠孟子說伯夷曰鄉原皆讀

作愿孔子曰閹然媚於世者是鄉原也閹如奄人

孟子曰閹然媚於世者是鄉原也閹如奄人

於世也反復也經常也萬世不易之常道也

世學不講男女從幼便驕惰壞了到長益凶狠

只為未嘗為子弟之事則於其親已有物我

不肯屈下病根常在

語錄

泳齋近思錄衍註卷之十二

警言戒

泳齋近思錄衍註卷之十三 凡一十四條

代郡楊 伯也 彥瞻

辨異端

明道先生曰楊墨之害甚於申韓佛老之害甚於楊墨楊氏為我疑於仁墨氏兼愛疑於義申韓則淺陋易見故 孟子只闢楊墨為其惑世之甚也佛老其言近理又非楊墨之比此所以為害尤甚楊墨之害亦經 孟子闢之所以廓如也 遺書 下同

三十三

行誼不...

乙

潛牙...

伊川先生曰儒者潛心正道不容有差其始甚微其終則不可救如師也過商也不及

晦翁曰子張才高意廣而好為苟難故常過中子夏篤信謹守而規模狹隘故常不及或

問師也過商也不及於何見之伯也應之曰

如子夏之門人問交於子張子張曰子夏云

何對曰子夏曰可者與之其不可者拒之子

張曰異乎吾所聞君子尊賢而容眾嘉善而

矜不能我之大賢與於人何所不容我之不

賢與人將拒我如之何其拒人也即二人之
言而觀其氣象其一迫狹其一
過高師豈非過商豈非不及乎
於聖人中道
師只是過於厚此商只是不及此然而厚則
漸至於兼愛不及則便至於為我其過不及

辨異端

同出於儒者其末遂至楊墨至如楊墨亦未
至於無父無君孟子推之便至於此蓋其差
必至於於是也

明道先生曰道之外無物物之外無道是天地
之間無適而非道也即父子而父子在所親
即君臣而君臣在所嚴以至爲夫婦爲長幼
爲朋友無所爲而非道此道所以不可須臾
離也然則毀人倫去四大者其分於道也遠
矣故君子之於天下也無適也無莫也義之
與比若有適有莫則於道爲有間非天地之
全也彼釋氏之學於敬以直內則有之矣義
以方外則未之有也故滯固者入於枯槁疏
通者歸於恣肆此佛之教所以爲隘也吾道
則不然率性而已斯理也聖人於易備言之
又曰佛有一箇覺之理可以敬以直內矣然
無義以方外其直內者要之其本亦不是
釋氏本怖死生爲利豈是公道唯務上達而無
下學然則其上達處豈有是也元不相連屬

但有間斷非道也

伯岳曰無下學工夫

絕學而求頓悟故

離今捨物以明理泯迹

孟子曰盡其心者知

其性也彼所謂識心見性是也若存心養性

一段事無則矣

伯岳據

晦翁曰釋氏略見

多道理政使有存養之功亦只存養得他所見影子終不分明

彼固曰出家

獨善便於道體自不足

伯岳

道本人論今日

大或曰釋氏地獄之類皆是下為根之人設

此怖令為善 先生曰至誠貫天地人尚有

不化豈有立偽教而人可化乎

學者於釋氏之說直須如淫聲美色以遠之不

爾則駸駸然入其中矣顏淵問為邦孔子既

告之以二帝三王之事而復戒以放鄭聲遠

佞人曰鄭聲淫佞人殆彼佞人者是他一邊

佞耳然而於已則危只是能使人移故危也

至於禹之言曰何畏乎巧言令色巧言令色

直消言畏只是須著如此戒慎猶恐不免釋

氏之學更不消言常戒到自家自信後便不

能亂傳

所以謂萬物一體者皆有此理只爲從那裏來
生生之謂易生則一時生皆具此理人則能
推物則氣昏推不得不可道他物不與有也
人只爲自私將自家軀殼上頭起意故看得
道理小了他底放這身來都在萬物中一例
看大小大快活釋氏以不知此去他身上起
意思柰何那身不得故却厭惡要得去盡根
塵爲心源不定故要得如枯木死灰然沒此
理要有此理除是死也釋氏其實是愛身放
不得故說許多譬如負販之蟲已載不起猶
自更取物在身又如抱石投河以其重愈沉
終不道放下石頭惟嫌重也

人有語導氣者問 先生曰君亦有術乎曰吾
嘗夏葛而冬裘飢食而渴飲節嗜欲定心氣
如斯而已矣

佛氏不識陰陽晝夜死生古今安得謂形而上
者與聖人同乎

釋氏之說若欲窮其說而去取之則其說未能

窮固已化而為佛矣只且於跡上考之其設教如是則其心果如何固難為取其心不取其跡有是心則有是跡王通言心跡之判便是亂說故不若且於跡上斷定不與聖人合其言有合處則吾道固已有有不合者固所

不取如是立定却省易

伯岳據

伊川嘗問

入云千七百人 伊川曰某敢道千七百人不云一人達者果有一人見得聖人朝聞道夕死可矣與曾子易簧之理臨死須尋一尺布帛裹頭而死必不肯削髮胡服而終是誠無一人達者禪者曰此迹也何不論其心曰心迹一也豈有迹非而心是者正如兩脚方

四二

行註卷之十二

五

全通

行指其心曰我本不欲行也兩脚自行豈有此理蓋上下本末內外都是一理方是道

問神仙之說有諸曰若說白日飛昇之類則無

若言居山林間保形鍊氣以延年益壽則有

之譬如一鑪火置之風中則易過置之密室

則難過有此理也又問楊子言聖人不師仙

厥術異也聖人能為此等事否曰此是天地

間一賊若非竊造化之機安能延年使聖人

肯為周孔為之矣

伯岳據

伊川一日

松下問何以知之曰去年已有消息來矣蓋先生前一年嘗欲往以事而止或問方外之

辨異端

士有人來看他能先知者有諸曰有之向見
嵩山董五經能如此問何以能爾曰只是心
靜靜而後能照又問聖人肯為否曰何必聖
賢釋氏稍近道理者便不肯為釋氏嘗言菴
中坐却見菴外事莫是野狐精釋猶不肯為
况聖人乎又據晦翁曰氣必散人說神
仙一代說一樣漢世說安期生至唐以來則
不見說了却又說鍾離權呂洞賓今又不見
亦散了看得來他也只是養得分外壽考終久
被他煉得氣清皮膚之期生之徒皆有之也是
氣其氣又極其輕清所以有飛昇脫化之說
然久亦漸漸消磨盡了

謝顯道歷舉佛說與吾儒同處問 伊川先生

先生曰恁地同處雖多只是本領不是一齊

差却 外書

三才圖會 衍註卷之十三 六 尤實

橫渠先生曰釋氏妄意天性而不知範圍之用
反以六根之微因緣天地明不能盡則誣天
地日月為幻妄蔽其用於一身之小溺其志
於虛空之大此所以語大語小流遁失中其
過於大也塵芥六合其蔽於小也夢幻人世
謂之窮理可乎不知窮理而謂之盡性可乎
謂之無不知可乎塵芥六合謂天地為有窮
也夢幻人世明不能究其所從也

正蒙 下同

辨異端

大易不言有無言有無諸子之陋也

浮圖明鬼謂有識之死受生循環遂厭苦求免
可謂知鬼乎以人生為妄見可謂知人乎天
人一物輒生取舍可謂知天乎 孔 孟所

謂天彼所謂道惑者指遊魂為變為輪迴未

之思也 伯岳曰陰陽晝夜生死往來道之常也

哉大學當先知天德知天德則知聖人知鬼

神今浮圖劇論要歸必謂死生流轉非得道

不免謂之悟道可乎 舊註悟則有義有命均死生一天人推知晝夜

通陰陽體之無二自其說熾傳中國儒者未容窺聖

學門墻已為引取淪胥其間指為大道乃其

俗達之天下致善惡知愚男女臧獲人人著

信使英才間氣生則溺耳目恬習之事長則

師世儒崇尚之言遂冥然被驅因謂聖人可

不修而至大道可不學而知故未識聖人心

已謂不必求其迹未見君子志已謂不必事

其文此人倫所以不察庶物所以不明治所

以忽德所以亂異言滿耳上無禮以防其偽

下無學以稽其弊自古詖淫邪遁之辭翕然
並興一出於佛氏之門者已五百年向非獨
立不懼精一自信有大過人之才何以正立
其間與之較是非得失哉伯岳曰詭服異行非脩
先王之禮何以防其偽邪說異教非通聖人之學何以稽其弊

詠齋近思錄衍註卷之十三

泳齋近思錄衍註卷之十四 凡二十六條

代郡楊 伯璠 彥瞻

聖賢氣象

明道先生曰 堯與 舜更無優劣及至 湯

武便別 孟子言性之反之自古無人如此

說只 孟子分別出來便知得 堯 舜是

生而知之 湯 武是學而能之 伯璠據 晦翁曰性

之者得全於天無所汙壞不假修為聖之至也反之者修為以復其性而至於聖人也

文王之德則似 堯 舜 禹之德則似

湯 武要之皆是聖人 遺書 下同

仲尼元氣也 顏子春生也 孟子并秋殺盡

見 仲尼無所不包 顏子示不違如愚之

學於後世有自然之和氣不言而化者也

孟子則露其材蓋亦時然而已 仲尼天地

也 顏子和風慶雲也 孟子泰山巖巖之

氣象也觀其言皆可見之矣 仲尼無跡

顏子微有跡 孟子其跡著 孔子儘是明

快人 顏子儘豈弟 孟子儘雄辯 伯璠據 上蔡先

生曰人之氣稟不同顏子似弱孟子似強顏子具體而微所謂具體者合下來有恁地氣象但未彰著耳微如知微知彰之微孟子強勇以身任道所至王侯分庭抗禮非孟子恁地手脚也撐拄此事不去雖然猶有大底氣象未能消磨得盡不然藐大人等語言不說出來說

曾子傳聖人學其德後來不可測安知其不至聖人如言吾得正而斃且休理會文字只看他氣象極好被他所見處大後人雖有好言語只被氣象卑終不類道

傳經爲難如聖人之後纔百年傳之已差聖人

之學若非子思孟子則幾乎息矣道何嘗息只是人不由之道非亡也幽厲不由也荀卿才高其過多揚雄才短其過少荀子極偏駁只一句性惡大本已失揚子雖少過然已自不識性更說甚道

董仲舒曰正其義不謀其利明其道不計其功此董子所以度越諸子

漢儒如毛萇董仲舒最得聖賢之意然見道不甚分明下此即至揚雄規模又窄狹矣

伯岳據鄭

氏詩譜曰魯人大毛公為詁訓傳於其家河
間獻王得而獻之以小毛公為博士前漢儒
林傳毛公趙人為河間獻王博士不言其名
後漢儒林傳趙人毛萇傳詩董仲舒有傳可
攷毛公言行不聞於世今
所可見者惟詩詁訓耳

林希謂揚雄為祿隱揚雄後人只為見他著書

便須要做他是怎生做得是伯岳據程氏又曰西漢儒者有

風度惟董仲舒大毛公解經雖未必皆當然
味其言大槩然爾揚子法言末篇曰
以來未有漢公之懿也勤勞則過於阿
衡漢興二百一十載而中天其庶矣乎

孔明有王佐之心道則未盡王者如天地之無

私心焉行一不義而得天下不為孔明必求

有成而取劉璋聖人寧無成耳此不可為也

若劉表子琮將為曹公所并取而與劉氏可

也伯岳據劉璋據益州張松勸璋結劉備遣
法正將四千人迎備令討張魯龐統言於

備曰荆州荒殘東有孫車騎北有曹操難以
得志得益州以為資大業可成備曰以利
而失信義於天下柰何統曰事定之後封以
大國何負於信松兄肅發其謀璋斬松敕關
成諸將勿與備通備怒進據涪城圍成
都諸葛亮張飛等以兵會璋開城降

諸葛武侯有儒者氣象伯岳據蜀先主詣亮因

竊命主上蒙塵孤不度德量力欲信大義於
天下而知術淺短遂用猖獗至于今日然志
猶未已君謂計將安出亮答曰自董卓以來
豪傑並起跨州連郡不可勝數曹操比於表

聖賢氣象

後魏北齊周隋
之詩又何足采

韓愈亦近世豪傑之士如原道中言語雖有病
然自孟子而後能將許大見識尋求者才
見此人至如斷曰孟氏醇乎醇又曰荀與
揚擇焉而不精語焉而不詳若不是他見得
豈千餘年後便能斷得如此分明

學本是修德有德然後有言退之却倒學了因
學文日求所未至遂有所得如曰軻之死
不得其傳似此言語非是蹈襲前人又非鑿
空撰得出必有所見若無所見不知言所傳
者何事

周茂叔曾中灑落如光風霽月其為政精密嚴

恕務盡道理通書
附錄

伊川先生撰明道先生行狀曰先生資稟
既異而充養有道純粹如精金溫潤如良玉
寬而有制和而不流忠誠貫於金石孝悌通
於神明視其色其接物也如春陽之溫聽其
言其入人也如時雨之潤曾懷洞然徹視無

間測其蘊則浩乎若滄溟之無際極其德美
言蓋不足以形容 先生行已內主於敬而
行之以恕見善若出諸已不欲弗施於人居
廣居而行大道言有物而動有常 先生爲
學自十五六時聞汝南 周茂叔論道遂厭
科舉之業慨然有求道之志未知其要泛濫
於諸家出入於老釋者幾十年返求諸六經
而後得之明於庶物察於人倫知盡性至命
必本於孝弟窮神知化由通於禮樂辨異端

似是之非開百代未明之惑秦漢而下未有
臻斯理也謂孟子沒而聖學不傳以興起斯
文爲已任其言曰道之不明異端害之也昔
之害近而易知今之害深而難辨昔之惑人
也乘其迷暗今之入人也因其高明自謂之
窮神知化而不足以開物成務言爲無不周
遍實則外於倫理窮深極微而不可以入堯
舜之道天下之學非淺陋固滯則必入於此
自道之不明也邪誕妖異之說競起塗生民

之耳目溺天下於污濁雖高才明智膠於見聞醉生夢死不自覺也是皆正路之蓁蕪聖門之蔽塞闢之而後可以入道 先生進將覺斯人退將明之書不幸早世皆未及也其辨析精微稍見於世者學者之所傳耳 先生之門學者多矣 先生之言平易易知賢愚皆獲其益如羣飲於河各充其量 先生教人自致知至於知止誠意至於平天下灑掃應對至於窮理盡性循循有序病世之學

者捨近而趨遠處下而窺高所以輕自大而卒無得也 先生接物辨而不間惑而能通教人而人易從怒人而人不然賢愚善惡咸得其心狡僞者獻其誠暴慢者致其恭聞風者誠服覲德者心醉雖小人以趨向之異顧於利害時見排斥退而省其私未有不以先生爲君子也 先生爲政治惡以寬處煩而裕當法令繁密之際未嘗從衆爲應文逃責之事人皆病於拘礙而 先生處之綽然

眾憂以為甚難而 先生為之沛然雖當倉卒不動聲色方監司競為嚴急之時其待先生率皆寬厚設施之際有所賴焉 先生所為綱條法度人可效而為也至其道之而從動之而不求物而物應未施信而民信則人不可及也 文集

明道先生曰 周茂叔憲前草不除去問之云

與自家意思一般 舊註子厚觀驢鳴亦謂如此遺書下同

嗣撰 濂溪先生墓銘云吾友 周茂叔諱惇頤其先營道人父諱輔成任賀州桂嶺縣

令君幼孤依舅氏龍學鄭向向愛之如子向名子皆用惇字因以惇名君景祐中奏補試將作監主簿授洪州分寧縣部使者奏舉南安軍司理運使王逵以苛刻泣下君與之辨獄不為屈因置手板歸取誥勅納之投劾而去逵為之改容復薦之移郴令改桂陽令皆去治績用薦遷大理丞知洪州南昌縣改太子中舍僉判覃恩改真部負外郎通判永州改駕部趙抃參大政奏為廣南東路轉運判官遷虞部郎中提點本路刑獄得疾懇請郡符知南康軍熙寧六年六月七日卒于九江郡之私第享年五十七君嘗過潯陽愛廬山因築室溪上名之曰濂溪書堂善談名理深於易學作太極圖易說易通數十篇詩十卷藏于家子二人曰壽曰燾

張子厚聞 生皇子喜甚見餓芋者食便不美

伯淳嘗與 子厚在興國寺講論終日而曰不

知舊日曾有其人於此處講此事

謝顯道名良佐云 明道先生坐如泥塑人接

人則渾是一團和氣外書下同伯淳據

于伊川守太師致仕路國公文彥博題其墓

曰伊川先生序其所以為墓表曰周公沒聖

人之道不行 孟軻死聖人之學不傳道不

行百世無善治不傳千載無真儒無善治

士猶得以明夫善治之道以淑諸人以傳諸

後無真儒矣天下買買焉莫知所之欲肆而

天理滅矣先生生千四百年之後得不傳而

之學於遺經將以斯道覺斯民天不慙遺哲

人早世鄉人斯大夫相與議曰道之不明也

久矣先生出倡聖學以示人辨異端闢邪

說開歷世之沉迷聖人之道得先生而後

明為功大矣於是帝師采眾議而為之稱

以表其墓學者之於道知所向然後見斯人

之為功知所至然後見斯名之稱情山可夷

谷可堙明道之名亘萬世而長存勒石墓

聖賢氣象

言行卷之十四 九 張氏

神宗皆不許手批與府界知縣遂差知扶溝
縣事數月右府同薦除判武學新進者言新
法之初首為異論罷復舊任官制改除奉議
郎繼以親老求近鄉監局得監汝州酒稅改
承議郎召為宗正寺丞未行以疾終元
豐八年六月十五日也享年五十有四

侯師聖名仲良字師聖云朱公揆見明道于汝歸謂

曰光庭字朱光庭字公揆在春風中坐了一个月游揚

初見伊川伊川瞑目而坐二子侍立既

覺顧謂曰賢輩尚在此乎曰既晚且休矣及

出門門外之雪深一尺伯岳據師聖又云伊川晚年接學者乃

更平易蓋其學已到至處但於聖人氣象差少從容爾明道則已從容惜其早死不及

三百九十 行註卷之十四 一 七連

用也使及用於元祐間則不至有今日事矣

劉安禮劉立之字安禮云明道先生德性充完粹和

之氣盎於面背樂易多恕終日怡悅立之從

先生三十年未嘗見其忿厲之容附錄

呂與叔撰明道先生哀詞云先生負特立

之才知大學之要博文強識躬行力究察倫

明物極其所止渙然心釋洞見道體其造於

約也雖事變之感不一知應以是心而不窮

雖天下之理至眾知反之吾身而自足其致

聖賢氣象

於一也異端並立而不能移聖人復起而不
與易其養之成也和氣充浹見于聲容然望
之崇深不可慢也遇事優爲從容不迫然誠
心懇惻弗之措也其自任之重也寧學聖人
而未至不欲以一善成名寧以一物不被澤
爲己病不欲以一時之利爲己功其自信之
篤也吾志可行不苟潔其去就吾義所安雖
小官有所不屑

呂與叔撰 橫渠先生行狀云康定用兵時

三十一 行註卷之十四 十七 疑檢

先生年十八慨然以功名自許上書謁范文
正公公知其遠器欲成就之乃責之曰儒者
自有名教何事於兵因勸讀中庸 先生讀
其書雖愛之猶以爲未足於是又訪諸釋老
之書累年盡究其說知無所得反而求之六
經嘉祐初見 程伯淳正叔于京師共語道
學之要 先生渙然自信曰吾道自足何事
旁求於是盡棄異學淳如也

舊註 尹彥明云 橫渠昔在京師

坐虎皮說周易聽從甚眾一夕 二程先生 至論易次日 橫渠撤去虎皮曰吾平日爲

聖賢氣象

諸公說者皆亂道有深明易道吾所弗及汝輩可師之二程近到

晚自崇文移疾西歸 橫渠終日危坐一室左右簡編

俯而讀仰而思有得則識之或中夜坐起取

燭以書其志道精思未始須臾息亦未嘗須

臾忘也學者有問多告以知禮成性變化氣

質之道學必如聖人而後已聞者莫不動心

有進伯岳據震澤記善錄云學者須是下學

禮記凡為長者糞之禮必加帚於箕上以袂

拘而退其塵不及長者以箕自向而扱之試

體究此時此心即黎民於變時雍之心且洒掃

者誰歟應對者誰歟其理微矣樊遲問仁

子曰居處恭執事敬與人忠雖之夷狄不可

棄也學者只是說過試以此言踐履之體究

之斯知上達之理矣聖人之道無本末無精

粗徹上徹下嘗謂門人曰吾學既得於心則

修其辭命辭無差然後斷事斷事無失吾乃

沛然精義入神者豫而已矣 先生氣質剛

毅德盛貌嚴然與人居久而日親其治家接

物大要正己以感人人未之信反躬自治不

以語人雖有未諭安行而無悔故識與不識

聞風而畏非其義也不敢以一毫及之

伯岳據

橫渠先生諱載字子厚世涪州大梁人父迪仕仁宗朝終于殿中丞知涪州事卒于官諸孤皆幼不克歸僑寓于鳳翔郿縣橫渠鎮之南大振谷口因徙而家焉登嘉祐二年進士第始仕邠州司司法遷丹州雲巖縣令又遷著作佐郎僉書渭州軍判官公事熙寧二年冬被召入對除崇文院校書明年冬移疾十年春復召還館同知太常禮院是年冬謁告西歸十月有二月乙亥行一次臨潼卒于館舍享年五十八没之日惟一甥在側囊中索然明日門人之在長安者繼來犇哭致賻禭始克斂遂奉柩歸殯于家卜以元豐元年二月癸酉葬于涪州墓南之兆娶南陽鄭氏有子曰因尚幼

橫渠先生曰 二程從十四五時便脫然欲學

聖人 伯岳據 伊川先生名頤字正叔明道先生於明道元年

十一二 卷之十四 一三 金通

壬申伊川先生於明道二年癸酉年十四五同受學於春陵周茂叔先生皇祐二年伊川年十八上書闕下勸仁宗以王道為心間遊太學時海陵胡翼之先生方主教導嘗以顏子所好何學論試諸生得嘉祐生所試大驚即延見處以學職舉進士嘉祐四年廷試報罷遂不復試治平熙寧間近臣屢薦元豐八年哲宗嗣位司馬光呂公著韓絳上其行義於朝十一月丁巳授汝州團練推官西京國子監教授尋召赴闕元祐三年先生三月至京師除宣德郎祕書省校書郎未得入見未敢祇命於是召對命下八月差面喻將以為崇政殿說書既而命下八月差判登聞鼓院再辭先生言後以談道德出領訐非用人之體再辭先生言後以談道德出領訐大夫孔文仲論奏差管勾西京國子監先

聖賢氣象

月丁大中公憂去七年服除直祕閣判西
京國子監監察御史董勣逸以為有怨望輕
躁語五月改授管勾崇福宮未拜以疾尋
元祐元年改授管勾初親政申祕閣西監之命
紹聖間以黨論放歸田里四年十一月送涪
州編管元符三年正月里徽宗即位移峽州
四年以赦復宣德郎任便居住還洛十月復
通直郎權判西京國子監建中靖國二年五
月追所復官依舊致仕崇寧二年四月言者
論其本因姦黨論薦得官雖嘗明正罪罰而
叙復過優著書非毀朝政於是遷居龍門之南
出身以來文字先生於是遷居龍門之南
止四方學者曰尊所聞行所知可矣不必及
吾門也五年復宣義郎致仕大觀元年九月
庚午卒于家
年七十有五

泳齋近思錄衍註卷之十四

聖賢氣象

圖書在版編目(CIP)數據

泳齋近思錄衍註/[宋]朱熹,呂祖謙撰;[宋]楊伯岳衍
注.—北京:北京圖書館出版社,2006.4

(中華再造善本)

ISBN 7-5013-3039-5

I. 泳… II. ①朱…②呂…③楊… III. ①周敦頤
(1017~1073)—哲學思想②程顥(1032~1085)—哲學思
想③程頤(1033~1107)—哲學思想④張載(1020~1077)
—哲學思想 IV. B244

中國版本圖書館CIP數據核字(2006)第021092號

ISBN 7-5013-3039-5



9 787501 330393 >

書名 泳齋近思錄衍註(全八冊)
著者 [宋]朱熹 呂祖謙 撰 [宋]楊伯岳衍注

出版 北京圖書館出版社(100034北京市西城區文津街七號)

Tel:(010)66151313 Fax:(010)66174391

E-mail:Btstxb@nlc.gov.cn

Website:www.nlcpress.com

造紙 華寶齋

印刷 杭州富陽古籍印刷廠

開本 八

印張 五三·五

版次 二〇〇六年四月第一版第一次印刷

印數 一—二〇〇〇

書號 ISBN 7-5013-3039-5 / K·1316
定價 一七二〇圓

